

YiChuanXianglian

【印度】普列姆昌德著

庄 重译

一串 项链



● 印度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优秀作品，他是印度现代进步文学的奠基人。

● 新娘对一串黄金项链爱不释手，新郎为表示赤诚爱心正在发愁。妻子的愿望如何才能满足，丈夫脑筋一动便计上心头。

● 盲目追求虚荣，新婚夫妇终食难言恶果；肆意欺压人民，官吏警察毕露卑劣丑行。

● 在印度被公认为是一部描写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成功之作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—

印历五月^①雨季的一天，天空布满乌云。细雨蒙蒙，时断时续。天虽刚过中午，但给人们的感觉仿佛已近黄昏。芒果林中，姑娘三三两两的和自己的妈妈荡着秋千。她们有的推，有的荡，有的唱着喀洁丽^②，有的哼着四季歌。在这种时候，最容易勾起妇女们对童年的回忆。雨水好象会把她们心中的忧愁、烦恼冲刷干净，也会使枯竭的心灵复苏。她们内心里充满了欢乐的激情。苹果绿色的沙丽^③和郁郁葱葱的原野，交织成一副美丽的图画。

这时，一个老货郎走过来，荡秋千的人们都跑来把他团团围住。货郎打开盒子，从里面把一件件闪亮的首饰拿出来，有镶着假珍珠的耳环、饰带、镶边；有五颜六色的袜子，精巧的布娃娃，娃娃还带着首饰；孩子们玩的陀螺和其他能发响的玩具。妇女们有的买这个，有的买那个。一个有着一双忽闪忽闪大眼睛的女孩子，最喜欢那串光彩夺目的、蓝中带绿的项链。她跟站在旁边的母亲说：“妈妈，我要这串项链”。

“这串项链卖多少钱？”母亲问货郎。

① 印历五月相当于阳历七月至八月。

② 喀洁丽——印度雨季时唱的一种歌。

③ 沙丽——印度妇女穿的衣服。

2017/15
老货郎边用手帕擦着项链边说：“二十个安那。女主人您要买，随您给吧！”

“太贵了，带不了几天光泽就会黯淡的”。母亲说。

“大嫂，到那时，女儿就该带真项链了！”老货郎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说。

母亲深深地被老货郎的好心所打动，便把项链买了下来。女儿欢欣雀跃，说不定这比真的宝石项链更加使她高兴。她带着它跳跳蹦蹦跑遍全村，在她的“财产”当中，没有比这串玻璃项链更宝贵、更为她珍爱的东西了。

姑娘的名字叫佳尔巴，母亲叫曼吉。

二

丁达亚尔先生住在布拉雅格^①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。他不是农夫但从事耕种；他不是地主但占有土地；他不是警察所长但管警察所的事。他是地主的一个管家，在村子里颇有威望。他有四个听差，一匹马，几头母牛。薪水却只有五个卢比^②，这点钱对他来说连吸烟都不够，他还有什么其他来源的收入，谁也不清楚。佳尔巴是他的女儿。本来佳尔巴还有三个兄弟，可如今只剩下她自己了。要是有人问她，“你兄弟到哪儿去了？”她简单地回答，“他们到远处玩去了。”据说，管家老爷丁达亚尔打死过一个穷苦人。这样，不到三年，三个儿子相继夭折，从那以后，可怜的丁达亚尔处处小心谨慎，真是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。他生活里还有什么依靠呢？每当丁达亚尔去布拉雅格，总要给佳尔巴带回一些首饰来。他从实际的生活体会到，再也没有比这些东西更使佳尔巴欢喜的了。在丁达亚尔看来，布娃娃和其他玩具都没有什么用处。所以佳尔巴自幼就摆弄首饰，首饰就是她最喜欢的玩具。在她的心中还没有产生对真正的项链的渴求。要是村里有什么节日集会，她就带上这串项链，别的首饰她都看不上眼。

① 布拉雅格即今阿拉哈巴德。

② 卢比——印度货币单位。

一天，丁达亚尔给曼吉带回一串金项链，曼吉多少年来就梦想有一串这样的项链，这串项链简直使她着了迷。

女儿佳尔巴不喜欢自己那串项链了。她对父亲说：“爸爸！您也给我买一串这样的金项链吧？”

“好，孩子！我会给你带一串来的。”丁达亚尔笑盈盈地说。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很快。”

佳尔巴并不完全相信父亲的话，她走到母亲身边说：“妈妈，给我也打一串象你一的项链吧！”

“要花好多钱哩！孩子。”母亲说。

“你自己打了，干吗不给我打一串呢？”佳尔巴问。

“你婆家会给你打的。”母亲笑嘻嘻地说。

为曼吉打这串项链花了整整六百卢比。积攒这么多钱对丁达亚尔来说，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，他又不是什么高官显贵，多少年来才算打成了这串项链，他真怀疑一生当中还能不能再积攒这么多的钱。

佳尔巴听了母亲的话，羞臊地跑开了。然而母亲的话却深深地印在她的心里。“婆家”这个词现在对她说还不那么可怕。婆家会给她项链的，婆家的人，会比爸爸妈妈更疼爱她。这些东西他们不给打，婆家会给打的。要是婆家也不给打呢？她想。“难道母亲就不会把自己的项链给我吗？准会给的。”

她这样无忧无虑地过了七年，实现长久以来埋在心底的愿望的日子终于来到了。

三

管家丁达亚尔的熟人当中有一个名叫德亚纳特的先生。此人心地十分善良，为人慷慨大方，在法院供职，月薪五十卢比。丁达亚尔是个讼棍，不知有多少次求助于德亚纳特先生。只要德亚纳特愿意，捞几千卢比外快是不成问题的，可他分文不取。这倒不只是对丁达亚尔才这样，这是他的性格。这也不是说他人品多么高尚，他只是认为不义之财不可贪。也许他亲眼看到过收取不义之财的恶报吧！他曾见到过有的人为此不得不坐监牢；有的人为此断子绝孙；有的人沾染各种不良的嗜好。迄今为止，他还没见过有谁贪污受贿而能过上安逸日子的。久而久之他形成了这样一种牢固的观念——不义之财必遭殃，他是永远不会忘记这点的。

这年月，五十卢比算得了什么？五口之家就靠这点钱实在不容易。孩子们要好的穿，女人要首饰戴，但德亚纳特却从没为这些动摇过。大儿子在大学里只念了两个月的书就不得不中途辍学了。父亲说得一清二楚：“我不能为了你取得学位，让全家跟着挨饿受冻。你是个男子汉，想继续深造，就得靠自己。不少人是这样做的，你也能做得到。”然而，罗马纳特却没有这打算。这两年来他一直闲散在家，靠下棋、郊游、对母亲和弟弟们耍威风打发日子。只是由于朋友们的帮助，生活上的奢求才得到满足。傍晚出去兜风，便找谁借件外套，穿上别人的皮鞋，戴上别人的手表。有时打扮得象个贝拿勒

斯的公子哥儿，有时穿戴象个勒克瑞的倜傥少年。十个朋友，一人做一件衣服，这样就有十样装束，这可真是合作的新途径。

丁达亚尔为女儿佳尔巴相中了这个青年。罗玛纳特却不想结婚，他既没有钱，又没有担负建立一个家庭的勇气，然而在母亲罗梅雪莉的执拗面前，他不得不俯首贴耳，唯命是从。

几年来罗梅雪莉一直想为儿子早讨个媳妇。看到别人家不但娶了儿媳妇，而且还抱了孙子，这个可怜人怎么能忍忍耐受得了呢？起初可真有些灰心，她经常祈求上苍能早日成全这事。现在丁达亚尔找上门来说亲，这简直如盲人复明，使她乐不可支。机会千载难逢，万一失掉还不知再等到何年何月。有谁愿找这样的人家，既没有家业，又没有财产，谁看得上这样人家的孩子，人们的眼睛都盯在家业、财产上。所以，她对这桩亲事倍加用心，全力以赴，最后总算谈成了。

德亚纳特说：“你的事我不管。再说，我也无能为力。连自己饭碗都不考虑的人，还要结婚，我认为这是一种罪过。我也没有钱。怎么也得要一千卢比才行，首饰还得另外算。”说完，他把双手放在耳朵上^①继续说：“我的祖宗啊！我可负担不起。”

“女家总得给点什么吧！”罗梅雪莉说，她全然不为丈夫的话所动摇。

“我可不去找人家要钱去。”

“用不着你去找人家要，人家自己会给的。为了女儿的婚姻大事，谁还吝惜钱呢。是啊，也得碰运气。丁达亚尔有钱，再说他只有这么一个女儿，还为谁留着？”

德亚纳特想不出该说些什么，只是说：“给十万卢比也罢，一个卢比不给也罢，反正不会从我嘴里说出什么。为这事我决不去借

^① 印度人用来表示断然拒绝的手势。

债，再说，能到哪儿去借呢！”

罗梅雪莉对德亚纳特的话全然不放在心上，她说：“我相信订婚时他至少会给新郎一千卢比，用它办亲事也足够了，打首饰的钱从钱庄借。订婚时给一千卢比，迎亲时还不得再给一千？把这钱拿给钱庄抵债，要是还差个三百、二百的，以后再慢慢还就行了。这样说不定还会给孩子找到个门路呢。”

德亚纳特轻蔑地说：“啥门路啊，整天忙于下棋和闲逛的人，还能有啥门路。”

罗梅雪莉记起自己结婚时的情景。当年德亚纳特也是个吃喝玩乐的浪荡公子，可是她一过门，德亚纳特就不能不考虑挣钱养家糊口了。不到一年，就找到了事做。于是，罗梅雪莉说：“你看吧，媳妇一进门，他就啥事都懂了。你想想你自己不就是这样吗？脖子上如不套上副枷锁，他还是游手好闲。枷锁一套，头脑就清醒了，要使浪子回头，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给她娶个媳妇。”

当德亚纳特说不过妻子时，就一个人埋头读报。因为读报是他掩饰自己失败的唯一手段。

四

丁达亚尔是这样一种人，他以老实的态度来对待老实人，对鬼点子多的人，他鬼点子不但更多，而且蛮横不讲理。要是德亚纳特张口要几千卢比，那么丁达亚尔就会狠狠地耍弄他一番，叫他一辈子难忘记。德亚纳特谦恭温良的品德，使得他心悦诚服。他起初打算总共花一千卢比为女儿完婚，可后来一下就单给了新郎一千卢比。

“订婚给了新郎一千卢比，迎亲时还得再给一千卢比。可这些钱从哪里弄来呢？”曼吉说。

丁达亚尔不耐烦地说：“只好听天由命了。既然人家这么慷慨大度，把孩子托付给咱，那么咱也得做给人家看看，让他们知道咱们也是知情达理的。要是他们不通情理，我可也不是个好惹的。”

丁达亚尔给了一千卢比，反而加重了德亚纳特的负担。本来他是最怕欠债的。这桩婚事他原想来个‘羊毛出在羊身上’。可丁达亚尔的慷慨大方，一下打乱了他的计划。他原先连想都没想过的豪华排场、跳舞、演戏，一下全提出来了。脱缰之马，谁能拦得住呢？于是决定大办婚事。原来他认为只占次要地位的珠宝首饰，现在成了最主要的了。总得搞得象个样子，不能让人家背后议论。已花了三千卢比买东西，又向珠宝首饰店赊欠一千卢，限期一周归还。反正两千卢比已经到手，剩下几百卢比总会有着落的。做生意花本钱，

就不能要求马上获得利润。项链的问题也提了出来，一串好一些的镶宝石的项链少不了一千卢比。德亚纳特寻思，干脆一起买算了。不能让人瞧不起。可罗梅雪莉不答应：

“怎么，你的主意变了？”

“你有什么，你坐在家里，丢人的是我，人家笑话的是我。”德亚纳特发火说。

“你从哪儿弄钱呀！你想过没有？”罗梅雪莉说。

“她娘家至少还得再给一千卢比。”

“怎么，尝到甜头了？”

“不，不，从她娘家总能得到些钱吧！”德亚纳特不好意思地说。

“从哪儿得的钱，花在哪儿。赢得好名声不靠珠宝首饰而靠的是施舍香火。”罗梅雪莉说。

项链的事就这样搁了下来。

不管德亚纳特怎么认为没有必要讲排场，摆阔气，可在罗马纳特看来却至关紧要。迎亲队^①要搞得热热闹闹，惊动全村。本来准备给新郎坐轿，可罗马纳特却非要坐汽车不可。他的朋友支持他，家里也只好同意。德亚纳特性情孤僻，跟谁也没交往，可罗马纳特却是个善于交际的人。此时，他的朋友都在为他帮忙，替他出主意，什么事都要尽兴才行。订做了最好的婚礼烟火，安排了头等的吹鼓手，舞蹈也是第一流的，差一等的在这里就甭想提了。看到儿子这样任性、放纵，德亚纳真有些耽心。可他不能说什么。他能说什么呢？

① 迎亲队——结婚时男方到女方去迎亲的队伍。

五

演戏只有博得观众的喝采才算成功，迎亲队这场戏只有得到街上看热闹人的称赞才算够气派。一出戏的考验需要四、五个小时，可迎亲队的排场，只消几分钟的时间就能得出结论。一切装饰和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这五分钟的场面。只要从人们的嘴巴里发出“好极了！好极了！”的喝采声，这场戏就算成功了，否则就“砸了锅”，花的钱，付出的劳动和努力全都付诸东流。德亚纳特操办的这出戏通过了。在城里是第三位，在全村数第一。有的人被锣鼓的“呼呼锵、呼呼锵”的声音所陶醉；有的人睁大眼睛望着新郎坐的小轿车赞叹不已；还有的人看到鲜花扎成的彩牌羡慕得口水都流了出来，然而最引人入胜的算是烟火了。礼花随着“磁”的一声腾空而起，红、黄、蓝、绿五彩缤纷的火花，划破长空，飘落下来。“孔雀开屏”随着一缕蓝烟飞向天空，一只色彩斑斓的孔雀翩翩起舞，人们都着了迷似的对制作烟火的能工巧匠赞不绝口。然而，对佳尔巴来说，这一切丝毫也没有什么吸引力。是的，她是多么想看一眼新郎啊！但他只能悄悄地偷看，可人这么多，怎能看得清楚呢？

在举行迎婿礼时^①时，佳尔巴的女友把她拉到阳台上，她看见了罗马纳特。一见到他，佳尔巴的淡漠和愁绪一下子便烟消云散

① 指新郎随迎亲队到新娘家时举行的一种仪式。

了。她脸上泛起一层欣喜的红润，爱情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活力。

行过迎亲礼之后，迎亲队被安顿下来，准备开饭。有的吃着普利饼^①，有的在点燃着的干牛粪上熬稀饭。歌舞队便为街坊、邻居来看热闹的人表演歌舞。

每一仪式都是在鼓乐声中进行的。新郎来用早点时奏乐，新郎跟岳父行见面礼时也奏乐。十点钟吹鼓手又奏起乐来，这是婆家送来的首饰到了，真是热闹非凡，不论是男是女，是老是少，都想一饱眼福。盛首饰的托盘被送到喜棚^②时，人们都放下手里的活计赶来观看。人群中你推我搡，熙熙攘攘。

曼吉本来已忙得口干舌燥，嗓子眼直冒火，可一见男方送来的首饰，就什么也不管不顾了。丁达亚尔本来又饥又渴，精疲力尽，可一听说首饰到了，顿时振作起来，连跑带跳赶到了喜棚。曼吉从托盘里把一件件首饰拿出来给大家欣赏。这里的人对这方面都很在行，男人都打过首饰，女人们都戴过首饰，于是便一件件地评论起来。“这副手镯真不错，横有十多拉。”^③“哟，足有十一个半多拉，要是少一点儿，算我输了！”“你看这副狮嘴管子做得多精巧啊！准是出自能工巧匠之手，不下十二多拉。”“哟，你见过吗？要是少了十六多拉，就算我白说。嗯，看上去成色不是那么纯就是了。”“你看这副手镯连接得真叫天衣无缝，活做得多精细啊！真是光彩夺目，上面镶的是真宝石呢！假的绝不会有这样的光泽。”“这项圈才是真料货呢。花饰多美啊，中间镶的宝石闪闪发光，准是出自孟加拉匠人之手。”“怎么，难道孟加拉人把这种工艺包下来了不成？我们这儿的能工巧匠多得很呢。孟加拉金匠怎么能比得上啊。”

① 一种油炸的薄饼。

② 为迎亲队活动而搭起的棚子。

③ 多拉为印度金银重量单位，每多拉的重量为11.6638公分。

人们吵吵嚷嚷地评论着。这时突然有人说：“怎么没有项链呢？”

曼吉听了顿时把脸一沉，说：“没有，项链还没来。”

“怎么项链没来呢？”一个女人问。

“什么都有了，就缺一串项链。”丁达亚尔表情严肃地说。

“有一串项链多好啊！”还是那个女人，做着鬼脸说。

“可怜的佳尔巴没有带项链的命啊！”曼吉把盛首饰的托盘从面前移开说。

在人群后面的暗处，佳尔巴一直站在那里，对所有首饰的评论，她都仔细地听到耳朵里。一听说没有项链，她的心突突跳个不停，怎么没有项链呢？许是压在底下了，她心里暗暗安慰自己。可当她知道确实没有项链时，她的心就象被刀扎了一下，全身的血都凝住了，象是失去了知觉。七年来一直埋在心底的希望种子，本来今天就要开花结果，可现在突然失去了。一颗葱绿的树苗被烧焦的，只下一撮灰烬。真是命运不济呀！她灰心失望，真想撕破自己的脸。要是她说了算，她真想把这盛首饰的托盘扔进火里。房间的壁龛里放着一尊泥婆神像^①，她把它使劲地摔在地上。这尊神像如同她的希望一样，被摔得粉碎。她决定不戴任何首饰。戴首饰干什么？失去容颜的人才借首饰来打扮自己呢！上苍使她生得这么漂亮，即使不戴首饰也不会失色。尽买这些便宜货，值钱的什么也没买，要是仅仅为了凑数，用这些钱可以买比这多一倍的东西呢。

她正在生气，她的三个女友来了，她们还以为佳尔巴不知道婆家送来首饰的事呢。一见到她们，佳尔巴便拭着眼泪，强装笑脸迎上前去。

“佳尔巴，你真福气，到现在我还没见过这样的首饰呢。这一

① 印度教三大神之一。

下，你的心愿可实现了吧！”拉塔抿着嘴笑了笑说。

佳尔巴抬了抬眼，用一种仿佛这一生她再也没有什么希冀的东西似的眼神看着她们说：“姐妹们！心愿全实现了。”这句话里充满了被刺伤的灵魂深处的无限痛苦。这在她三个女友当中谁都没有预料到。三个人用好奇的目光望着她，她象弄不清她的意思。

“真想亲亲做这些首饰的工匠的手。”瓦森娣说。

“送给新娘的首饰就得让人家看了惊叹不止才行。”夏赫佳娣说。

“看来你婆婆还真有本事，什么首饰都给你准备好了。”瓦森娣说。

“也许是这样吧！”佳尔巴转过脸去说。

“什么都有了，只缺一串项链。”拉塔说。

“没项链有什么，不是有一个颈圈吗？”夏赫佳娣说。

“是呀！人少一只眼睛也没啥，不是身上什么器官都有了么？眼睛有又怎么样，没有又怎样？”佳尔巴一语双关地说。

就象我们从孩子的嘴里听到认真严肃的谈话会发笑一样，从佳尔巴的口里听到这些贪心的话，拉塔和瓦森娣也禁不住笑了起来。只有夏赫佳娣默不作声。对她说来，对珠宝首饰的渴望不会使她笑只能使她哭。她装作同情的样子说：“不知道这些人怎么这么不懂事，什么东西都齐了，就是没有项链，可知道项链是首饰之王啊。等会儿新郎来了，我倒要问问他，这是哪儿的规矩，有这么办事的吗？”

拉塔和瓦森娣心里直嘀咕，可别让佳尔巴听出来这话中有话，她们现在要是有能力，真想把夏赫佳娣的嘴堵上。她俩一次次地暗示她住嘴，可佳尔巴却感到，夏赫佳娣的讽刺话里充满了对她的同情，她眼睛里噙着泪水说：“问又有什么用，已经这么个样子了，还有什么办法。”

“只要你同意我去问，我不把他数落得哭出来才怪呢！我结婚时首饰里没有手镯，我心里难受极了，真想把首饰托盘踢翻在地，在手镯打好之前，我连一天好觉也没睡过。”夏赫佳娣说。

“你怎么知道不会给佳尔巴打项链呢？”拉塔说。

“要打也是以后的事喽，反正现在没有打，这也不是十个卢比的事，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，得几百卢比呢！再说好工匠也不能随时随地找得到。夏赫佳娣说。

夏赫佳娣的话，使佳尔巴的心又动了，她哽咽着说：“我也是这么想，要是今天拿不到，那以后还怎么能拿到呢？”

拉塔和瓦森娣心里在诅咒夏赫佳娣，并且一次次地伸出巴掌威胁她，要她住嘴，可夏赫佳娣却正在兴头上，说：“嗯，是这样的，佳莉^①，只要你坚持要，就能拿到，要不时地提醒公婆。对姐夫几天不理，也是相当起作用的。一句话，要搞得家里不安宁，让他们脑子里时刻都想着这件事，让他们知道，不打串项链给你，家里甭想好。要是你稍微软下来，那就完了。”

拉塔禁不住笑起来说：“不行就找你来。怎么样，咱们起身走呢，还是你继续传经送宝？”

“这就走，急什么呢？噢，我记起来了，佳莉，你妈妈不是有一串很不错的项练吗？她不会送给你吗？”夏赫佳娣说。

“唉，我才不指望呢！”佳尔巴长叹一声说。

“去说说看，如今她也不是戴这东西的年纪了。”夏赫佳娣说。

“我不去说。”佳尔巴说。

“我去替你说。”夏赫佳娣说。

“不，我求你别去，我要考验考验她这个作母亲的心。”

瓦森娣抓住夏赫佳娣的手说：“你倒走是不走啊！是不是要说

① 佳莉是对佳尔巴的爱称。

一夜？”

夏赫佳娣刚起身要走，佳尔巴拦住她说：

“别走，我求你在这儿坐一会儿。”

“让这两个死鬼也坐下来，我告诉你个秘诀，可她俩还生我的气。你没听说，我是个多嘴饶舌的人吧？”夏赫佳娣说。

“一点不错，你就是个多嘴饶舌的人。”瓦森娣说。

“你也结婚一年了，婆家给你打了些啥首饰？”夏赫佳娣问。

“你结婚都三年了，打了些啥首饰，拿来看看。”瓦森娣说。

“别提我，我丈夫才不管我的事呢。”夏赫佳娣说。

“在爱情面前，首饰是没有什么价值的。”拉塔严肃地说。

“好，把这爱情送给你。”夏赫佳娣讽刺地说。

这时曼吉走来对她们说：“你们三个人坐在这里干什么呀！快去，席都摆好了，要吃饭了。”

三个人离开了佳尔巴。佳尔巴看见母亲挂在颈上的项链，心里暗暗地想：“母亲到现在还这样贪恋着首饰！”

六

德亚纳特先生为迎娶新媳妇乘兴而去，败兴而归。丁达亚尔给了不少钱，可钱全花在玩玩闹闹和彩礼、应酬上去了。他对此后悔莫及，为什么要把这么多钱花在讲排场、摆阔气上去？这有什么必要呢？不这样，人们顶多会说：“这个人是个吝啬鬼。”这又能把自己怎么样？我也没有欠村里的人情，非要给他们演戏不成？这都怪罗玛纳特年轻好胜，不量入为出，胡花乱用，以至现在这么拮据。别人的帐还能拖延些时日，可首饰店是决不会答应的。他曾许诺婚后一周归还一千卢比的债款，到第七天头上，首饰店的老板就上门讨债了。哪来的钱还债呢？德亚纳特是个从不喜欢向人奉承讨好说假话的人。现在他却不能不说假话了。他答应首饰店老板分六个月还清欠款。过了三个月，老奸巨猾的首饰店老板又来讨债了。德亚纳特答应第三天把所欠余款用首饰归还，为了顾及他的体面，老板答应了。第三天首饰店老板又来了，可德亚纳特实在想不出办法来保全面子。要是换一个玩世不恭的人，便不会这么忧心如焚，一筹莫展，早就变法儿支吾搪塞，再拖个一年半载。可德亚纳特在这方面却无计可施。

罗梅雪莉走进来说：“饭早就做好了，都已经凉了，吃了再说吧。”

德亚纳特吃力地抬起头来，好象头上压着几百斤的重担，说：